



四十秒的罪恶，
四十年的救赎。
让秘密继续沉默，
还是让真相醒来？

蔡文胜
著

作家出版社

沉默的 白马

沉 的 馬

的沉
馬歌

▲

·

▼

蔡文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的马 / 栾文胜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63-9248-8

I . ①沉… II . ①栾…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7083 号

沉默的马

作 者: 栾文胜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48-8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杀死过人的事在我们几个之间，一直用“那事儿”代替。

那天，接到老李葬礼的通知，我意识到，知道“那事儿”的人，又少了一个。

葬礼上，老李的身体静静躺在那里。比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大了无数圈。以前这个身体是非常灵活的，眼睛无比清澈。后来，它是身手矫健的，目光充满阳光。而现在，它已非常臃肿，腹部高高隆起，眼睛在大大的脸上显得小了很多。如果这双眼睛睁开，你会发现，里面无比浑浊，满是岁月的泥沙。

我说着葬礼上常说的节哀顺变，安慰着老李的老伴。

老李的儿子小李眼睛红红的。他有点胖，一点不像年轻时的老李。

小李的女友站在旁边，看看老李的儿子，又看看老李的老伴，过来象征性地搀扶一下。

我是和老左一起从马场过来的。今天，刚有几个新的有

钱人成了我们马术俱乐部的金卡会员。

我们来时，老杜和周总也在。

我在葬礼上致辞时，看到了下面匆匆赶到的朱总。

朱总眯着小眯眯眼。他的脸上，是憨厚的狡黠。

“李光祝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好父亲，好朋友，好丈夫……”悼词是办公室秘书小林写的，读起来磕磕绊绊，头重脚轻，像是小学生作文。

我索性把稿子揣到兜里。

“老李和我们几个，老周、老左、老朱、老杜是发小儿，我们什么事儿都一起。一起玩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下过乡，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今天，老李先走一步，撇下了我们弟兄几个。我想说什么呢，一句话，老李你一路走好，来生，咱们还做兄弟。”

老李媳妇又哭了。我哽着嗓子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老李的大照片。

老李的表情没变，依旧透着一点点调皮。

轮到老李的儿子致辞了。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正直、无私、善良的，同时也是沉默的。我总觉得，他把很多东西都埋着，不说。今天，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没能更多地了解父亲，还有他的过去，至今都让我非常遗憾。”

葬礼结束，在火葬场大院，我们几个站在了一起。

我看看天，上面正有一朵新的云。

我想，老李这小子，在天上看我们呢。

老周看上去白头发多了不少。

“见老啊，周总，按说，机关里养人才对啊。”我说。

老周笑了，牙给烟熏得黄黄的。他看看老左，又看看我，说：“机关里的辛苦，你们做老板的不知道。马总，我看你也不如以前了，以前那小伙儿，多筋道啊。”

老杜的头发又掉了不少。听老周这么说，赶忙打断他，“咱们弟兄几个，除了老李，现在属我不行，老得也快。”老杜的状态从前些年下岗买断工龄开始，急转直下。天天低着头，像游街时挂了个大牌子。

“就属你想不开，”老周说，“你看看人家老左，左总，越活越年轻。大老板。开这么大一个马场，还有马术俱乐部。”

老左笑了。老左比以前胖了些，说话永远不急不躁，“周总不愧是国家的干部，说话高度概括。老杜呢，工人阶级，老大哥，总是很低调。”

“低调个屁毛。”老杜低声骂了句。

几个人笑。老朱声音最大。

大家一起转过脸。

老朱那眯着小眼、向阳花一样的笑脸呈现在大家面前。

“看人家朱总，倒腾苹果成了大老板，心态最好。”

“果农果农。”老朱笑着说，“一直没啥志向，也没啥能耐。农民出身，除了种地，啥都不会。”

“听说你那农场，都集了团了。”老杜说。

“可不，集团，刚成立。过些日子，找个什么板块，给它上了市。”老朱眯着眼，笑容可掬地说。说完，打量着我。

“老马，你气色不太好。”老朱说，“还有，胳膊怎么了？刚看你在上边说话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

“从马上摔下来了。”老左看着我，说，“有一个多月了。在马场，我说不让他骑马，他非上，结果摔了。”

老杜说：“还是老朱眼神好，你不说我还没看出来呢。”

老杜低头看我的手腕，然后抬头，轻声问：“好点了么？”

“好多了。”我说。

“对了，你的眼睛怎么样了，左眼？”老杜问。

“还是不行。”我说，“眼彻底坏了，光顶看不顶用。”

“没事儿。”老周说，“看不出来。你上电视，我专门注意了，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老杜突然有些不安，老看表。

我问：“老杜，没事儿吧？”

“没事儿。”老杜说着，摸出烟只顾自己点上，也不看我们，“家里不顺，老闹。”

“谁啊，老闹？”老周问。老周的问题总带着一种领导关怀群众的语气。

老杜叼着烟，瘪着嘴，说：“还能谁，除了老婆，还能有谁敢这么折腾你。”

听了这，老周微微笑了。

“也是。”他说。

“为嘛？”我问。

“以前是为出身，为观点。现在，为钱。”老杜说着，被烟熏得眯着眼。

老左想说什么，没说。

“甭跟老娘们一般见识。”老朱说，“我觉得你给自己的压力有点大。”

看着眼前的老杜，我想起了那个当年同样瘦小但满脸朝气、带着憧憬的年轻人。

“老杜，别不好意思，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说，“其他几个老哥们肯定也没得说。”

老朱点头，“对，老马说得对，缺钱找弟兄们借。”

“有摆不平的事儿，提我。”老周摸了下额头。

老左也插言：“老杜，我们几个呢，虽然不是那种傻有钱的，但生活也还算不错，你这边真有个急事儿啥的，尽管说。”

听我们这么一说，老杜摇头，又点头，说：“真不好意思，都这么大年纪了，没出息，越混越差，还得冲你们张嘴。”

“多大啊，不就才五十多么。”老朱笑眯眯地说。

“你们和我不一样。”老杜底气不足。

“怎么不一样？”老朱说。他表情严肃，眼睛还是笑眯眯的感觉，“男人五十一朵花。我们这朵花刚长好。”

“那是你们，有钱人和有权人。”老杜脸上露出难看的笑。

“一朵花说的是你们这样的人，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地位还有地位。”老杜说，“我这样的，什么都没了，就一坨臭大粪。”

说着，老杜突然笑起来。

“就是我这坨臭大粪养肥了你们这些花的。”

看着老杜的样子，我们没再说什么。倒是老周还有点不

甘心，右手在空中挥了下，但嘴没跟上。等手挥完了，词儿才出来。

“老杜，别忘了，你是工人阶级，老大哥。”

“那是以前。我现在，三孙子。”老杜说，“我们家那孙子，都比我强，地位比我高。”

这话题有点沉重。我发现，老杜看上去有些萎缩。

在火葬场的院里，我们几个人点了烟，不再说话，似乎在找以前年轻的感觉。

当年，我们还是几个少年，从家偷出烟来，翻墙出工厂大院，躲在湖边树下的草棵里抽烟，你推我搡，打打闹闹。遇到大事，就抄起砖头棍棒等家伙，在厂区转来转去。当时的阳光，照在我们年轻的脸上。

现在，我们有的顶着花白的头发，有的弓着腰，在同一片阳光下，默默抽烟。

“一会儿，我带你们到我朋友开的一个茶楼坐坐。”老朱说，“周总，周老板，你这大领导干部，下午是不是又有会啊。”

“哎，还是老朱了解我。”老周习惯性打起了官腔，“机关里，可不就是事儿多，不像你们，自己当老板。”

“他们是我不是，”老杜底气不足地补充，“我就一个下岗工人，啥也不是。”

“老杜你这就不对了。”老周说，“你一直是老大哥，领导一切。”

“领导个屁，现在改三孙子了。”老杜轻声说。

我赶忙把话题引回到正题。“老周，行了，别打官腔了。”

当年都是兄弟，以后也是。”

“对对，还是马总说得对。总结得不错。”老周又来了。

“下午有空没有？朱总都邀请我们了。”我说，“再不去，一起见面的日子可一天比一天少了。”

“去不去啊，”老朱说，“周总，当了官，请你，都不给面子了？”

“给，给。”老周比划了一下，“我平时下午都有会。没法啊，每回，都要由我来总结发言。今天不一样，我不去参会了，陪大家。见一面不容易。”

“那你们去吧。”老杜说，皱着眉头，像是做了什么错事，看着我和老左，“我今儿下午必须回去。”

“为嘛？”

“我老婆，我不回她又要发飙了。”老杜结结巴巴。

“老婆的话要听，但是不能瞎听。”老周说。

“周领导这话有道理。”老朱笑眯眯地说。

“好些个事儿，你们不知道。”老杜说。

我打断他，“老杜，我们哥儿几个，谁不了解你。你啊，优柔寡断。知道吧？”

“老马，”老杜的脸转向我，“说实话，也不全因为我老婆，我儿子和他媳妇天天吵天天闹，孩子都不管，全丢我这里了。已经好几天了。我们两口子，也打了好几天了。你说说看，马东，我该咋办？”

看着老杜焦虑的表情，我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十几岁的少年。以前，在遇到事情之后，他也是满脸焦虑地看着我，一

脸委屈的表情。

我们开车把老杜送回市区。在金宝街附近，老杜下车。

“把我搁这儿吧。”老杜说。

“这儿离你家还挺远呢。”

“有地铁。”老杜说，表情很无辜。

在路口，我们把老杜放下，又说了些安慰的话，然后说回见，然后就见老杜一边往远处走，一边回身冲我们招手。

阳光下，老杜的背影那么不真实。

老朱朋友的茶馆就在附近。我们停车上楼落座，我在靠窗的位置往下看，看到了我们和老杜分手的地方。

转角处，老杜又出现了，原地转磨磨，像丢了什么。他的眼前，车水马龙。

在河流般的街边，他像一只要涉水过河的小鸡，不知所措。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下一个死去的，会是他。

喝茶时，老周说：“老杜混得真够惨的，越混越抽抽。”

老周在机关里时间久了，常给大家作报告。举手投足，都有挥手間檣櫓灰飞烟灭的感觉。

老左挠了挠头皮。老左人高马大，颧骨分明。

“怎么说呢，性格使然。比方说，以前，他就扛不了事儿，什么事都问老马。‘马哥，坏事儿了，咋办？’”

老左学老杜当时的表情。

我们几个都笑了。有些心酸。

说到老杜家儿媳和儿子动刀的事，老周颇有感慨：“这些

孩子，哪像咱们那时候，多单纯。他们现在复杂着呢，到底想要什么，当老子的，根本想不透。”

“你家强强咋样？”

“还那样，天天气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气死我了。”老周进入了角色。

强强是老周的小儿子。老周和前妻一窝生了仨，都到国外了，移民的移民，入籍的入籍。

“小女儿要回来了？”我问。

“现在在上海，做生意，国内国外两头跑。”这么一说，老周有了点成功者他爸的样子。

“咱几个你混得最好，”朱总说，“哪像我们，”老朱指指老左和我，“一个玩马，一个养马。我呢，种苹果。”

“我和老马不行，”老左说，“老周，还有你，老朱，一个国家干部，成功人士；一个民营企业家，时代精英。我跟老马，就是为你们这些人精服务的。”

“咋讲？”老周明知故问。他笑眯眯看着我和老左，希望我们的恭维能够更上一层楼。

“你看啊，你，开会累了，想休息，到马术俱乐部，骑骑马。老朱，朱总，种苹果，种累了，骑骑马，腰就好了。”我说。

“哪有时间，整天累得和牲口似的。”老朱哼唧了一声。

老周哈哈大笑。看得出，他觉得很爽。

“老朱，不是我说你，你也该歇歇了，赚那么多钱，八辈子也花不完。”老周说。

“你以为我乐意受罪呢。我也不想干了。没法啊，儿子不成器。只能让姑娘和姑爷顶上来。可有一点，姑爷毕竟是外人。”

说着，老朱从盘里抓过一把瓜子儿，像农村大娘坐炕头吃花生一样，往嘴里送。

“反正我那儿子是废了，天天换车换女朋友。”老周说。然后看我，“你家马小东咋样？”

“我家那个，皮。明年十二了。”我说。

“大的那个，跟她妈出国回来了么？”

“哦，没。”我说。

我不愿在他们面前提前妻和女儿。老朱看出来，转移话题。

“你家马小东也谈女朋友了吧？”

我抽着烟，笑。

“他还小，天天自己玩还玩不过来呢。应该没有。”

“肯定又被革命小将蒙蔽了眼睛。我跟你说啊，老马，现在的小孩，三岁就谈恋爱，都是电视害的，对了，还有那啥网络。才几岁啊，就我娶你你嫁我我们结婚吧，把儿还没长全呢，懂个屁啊。哪像我们，都十六七了，连个女孩的手都不敢拉一下，看一眼都脸红。”说着，老周继续感叹，“真快啊，这日子过的。孩子都比我们当年还大了。他们是什么生活，我们当年，过得叫啥日子。”

“跟老杜比，你的日子可不是一般的好。”我挖苦道。

“他是靠边站的老大哥，我们不能跟他比。”老周说，

“我和老杜，不是一个境界。”

“那是。”老左嗑着瓜子，光点头。

老左离婚后，就没再婚。经常有小女朋友在他的生活里出没。

这时，老左手机响了。老左看看手机，又看大家。

老周说：“谁没几个相好的，接你的。”

于是，老左和蔼可亲和风细雨和颜悦色地对着电话那边撒娇的姑娘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老老实实哄了半天。放下电话，说：“挺缠人的，这个。”

“又换了？”老朱眯着眼，笑眯眯的。

“哪儿是换，走一个来一个。”老左说，“没法子，没有家，只能这样。反正我也就这样了，不像你们。”

老周没说话，像在想事情。

“跟以前比，老周也不那么能说了，你们发现没有？”老朱说。

“说啥？这张嘴让我吃的亏还少啊。我们做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像你们这些老板。现在天下在你们手里，靠钱说话。我，就是为你们服务的。”老周说。

朱总听了，眯着眼，悠悠地说：“我们，就是累，和孙子似的。怕得也和孙子似的。哪像你们，国家的人，好办事。”

“老朱人家全家都移民了，你呢，老周？”老左问。

“走走看走走看，摸着石头过河。不说这事儿。”老周挥手，像是要赶走什么。

我抽着烟，看着他们。四十年前，在北京的胡同、大院、长安街上，我们戴着绿军帽挎着绿书包，风中雨中雪中骑车你追我赶，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北京的黑夜中，我们的呼喊响彻夜空。

而今，我们都显出了老态。举手投足，带着岁月的痕迹。

老左忽然戳了我一下，“老马，晚上要录个电视节目，别忘了啊。”

“我不去。”我说，“你去吧。”

“你是总经理，你不去谁去？”老左乐了，看看其他几个。

“老朱，晚上嘉宾也有你，是不是？”老左说。

“是，”老朱点头，“原来是史总，他临时有事儿，就换我了。”

“去吧，老马。”老左说。

我说：“看着镜头我就晕。”

老左笑着皱了下眉，“马东，你是马场总裁，俱乐部总经理，你不去谁去？”

老周看着我俩，笑而不语。

“我就一个放马的。让我和马在一起，还行。老大一片人，看着眼晕，不习惯。”

“你看你。”老左直嘬牙花子。

这时，老朱笑眯眯发话了。

“马总，你看不出来么，老左晚上有约会。你喜欢和马在一起，人家左总喜欢和马子在一起。”

“话糙理不糙。”老周说。

这下老左笑了。“行了吧，明白这意思了吧。”

其他几个人都笑。

我说：“那行，成全你。”

临结束，老周突然说起了几个人的死。

“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你看啊，咱们以前一起的这拨儿，死得都挺不顺当的。老关结肠癌，老萧上吊，这不，老李弄了个车祸。最近啊，我越来越觉得，是不是，有啥不对劲的啊。”

老左没答话，抓了把瓜子，一边嗑，一边看着老朱和老周。

“也是。”老朱说。没再吭气。

老朱不知哪年开始信的佛。大鱼大肉前，总爱捻着珠子念叨两句。

“我跟你们说啊，我昨晚上又做那个梦了。”我说。

“啥梦？”

“就以前跟你们说过的，老重复。”

“岁数大了，好些个事儿都该忘了。”老周突然有点消沉，说。

“老马，又提这事儿，干吗？忘了得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老朱眉头皱了，下，“好容易几个老伙计一起坐坐，你说呢？”

“让老马说说吧，咱哥儿几个最铁，不让他说他跟谁说去。你不让他说，估计能把他憋死。”老左说。

大家沉默。

我看看他们。

服务员不知道去哪儿了。周围是很轻的古筝声。

我看看窗外。

之前老杜徘徊着要穿马路的地方，一对情侣拥在一起。

“这梦每回都一样。”我说。

其他人都沉默着。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立井里，那个井就我一个人粗细。站在那儿，周围都是井壁，动不了。而且，那个立井特深，无穷无尽的那种。全身被挤得紧紧的，只有脑袋能动。我一仰脸，就看见在天那么高的地方有个白色的圆点，亮的，像是光点。从那上面传来一个声音，男的，鬼一样的声音，你就永远这样待下去吧，一动不动，一千年，一万年，永远。”我说，“我拼命挣扎，结果吓醒了。”

“典型的自己吓唬自己。”老周说，“想得太多。”说着，脸转向别处，只管自己抽烟。

老左没吭气。

老朱看看老左，又看看老周，说：“梦，反的。马东，你打小就有点敏感，纯属自己吓唬自己。”然后，捻得手里的小佛珠哗哗作响。

“这肯定和那事儿有关，都过去快四十年了，”我说，“可我总觉得，那事儿好像还没完。”

听我这么说，老周皱了皱眉。“你啊你，多愁善感，感情用事。”老周噘着嘴，挺严肃，像他给下面人作报告时的神态。